



人們常以「執政掌權的」來總結保羅黑名單上的四個項目，其邪惡看來毫無邪惡可言，裝成光明的邪惡，看為美好的邪惡，卻無聲無息且不著痕跡地摧毀人生。我們不太清楚什麼是「掌權的」確切本質，惟有透過其後果——剝奪人性、使人喪命、造成疏離，才恍然大悟是惡者在作祟。哪裡可以找到這個無名無姓、無情無義、無形無體的惡者呢？

馬庫斯·巴特清楚闡述了眾教會的共識，帶我們從「掌管屬世暨屬靈事務的組織架構」²來瞭解執政掌權的意義。機構管理階層行使權力，不近人情，不把員工當人看待，使機構淪為培植邪惡的溫床。並不是說機構本身邪惡，而是它為「天空屬靈氣的惡魔」提供了掩護。當然，人性的複雜糾葛並非處處如此；然而早在眾人察覺之前，惡者已長期興風作浪，日積月累，最後終告曝光。機構愈大（包括治理國家、追逐利潤、施行公義、組織宗教、照顧病人等），往往需要更多的公關維繫良好形象；結果邪惡藏匿的愈隱密，愈難察覺，也愈難處理。

法國社會學家伊祿（Jacques Ellul）³是基督教界的著名學者，抽絲剝繭、分析思索「機構成為藏匿邪惡的大本營」這現象，並且一語中的。機構裡多數人甚或所有的人，對於散布職場與日俱增的邪惡毫無所知。怎麼可能呢？答案是：邪惡戴著面具，佯裝光明美好。伊祿在多本著作中，鉅細靡遺地揭露掌權者的世界及其運作方式，如何暗中搞鬼，廁身優質機構落地生根，繼而藉助機構的好名聲掩護邪惡。因為大眾認定該機構成立的初衷良好，而且持續造福社會，因此幾乎無人察覺其邪惡——直到艾呂爾和一批「君子所見略同者」上場，揭發惡者的意圖。

伊祿是天生的偵探。他特別就近細查一些本身看來完全無害的東西，例如錢財、語言、科技，全是好的，但是在企業界、政府、媒體、學校、教會或其他社會政治與文化架構下，成為機構組織後，淪為邪惡。錢財原本是好的，卻拿來當瑪門膜拜；語言原本是好的，卻降格為不實宣導；科技原本是好的，卻抽離人性，使世界變得冷漠而缺乏互動。

史尊費洛（William Stringfellow）是位律師，他在紐約市哈林東區的佈道所關懷窮人，接續伊祿，寫下北美版的深刻見解：「社會的威權者肆無忌憚，組織運轉殘酷無情、膨脹自我、耗盡資源，帶來攻擊、論斷、挫敗、毀滅。」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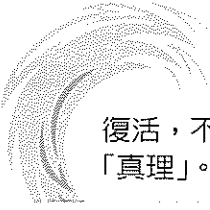


語言原本是好的，卻降格為不實宣導。

「神所賜的全副軍裝」

如此看來，世界危機四伏，我們命在旦夕。操練復活，面臨嚴重的威脅。要在基督裡長大成熟，勢必遭受逼迫攻擊。敵人是誰？在哪裡？魔鬼伎倆高超，難以察覺，落入其詭計猶如身陷泥沼，舉步維艱。該怎麼辦呢？顯然，回應可分為兩大類：墜入疑懼的流沙，驚惶失措，成天擔心魔鬼會突然從哪裡迸出來，或以什麼面目出現，因此使出渾身解數，與魔鬼保持距離；或是加入煽動群眾的行列，如政客、道德家或倡導真愛運動，藉由發起運動、抨擊毀謗，以「反對」來定義自我，生活在負面的靈性裡。當然，也有許多人不屬於上述兩類，隨遇而安，像老底嘉教會不冷不熱，也不會得罪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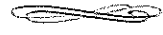
不過還有另種生活方式：不採取防禦、也不主動攻擊，而是站在基督徒的立場，基於在基督裡的身分與信仰，行事為人；在仇敵面前，不驚惶失措，也不造勢抗爭。保羅在以弗所書鋪陳的方式就是如此。神呼召我們體認並操練這獨特的位分：在神的家中，也就是教會，不分男女，以基督為首，一起長大成熟。操練復活，見證神所啟示的獨特生活方式——復活；復活不是抽象的神學或「真理」，不是策略或活動，而是耶穌確實復活了，如今我們也有分於這復活。



復活，不是抽象的神學或「真理」。


保羅列舉六個項目：真理、公義、平安、信德、救恩，以及神的道，讓我們得瞥復活生命的內涵。相對於「魔鬼的詭計」，上述六項都不是行事的方式，無法納入計

畫或企畫方案。沒有一項能單靠自己達成，每項都是神所賞賜的，惟獨藉由付出的行動才能繼續擁有：惟獨在人際互動中，具體活出，化為個人的所是（being），才算領受了這些賞賜。沒有任何一項是冷冰冰的教條，都是貼近個人的。要了解這六個詞彙，不能靠字典；也不是多練習就可以上手或盡善盡美的屬靈技巧。貫穿聖經，充滿了賦予這六個項目血肉形體的生命故事：亞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、約瑟、摩西、約書亞、撒母耳和大衛、以利亞和以利沙、以賽亞和阿摩司、耶利米和哈巴谷、以斯拉和尼希米、馬利亞和以利沙伯、施洗約翰和西面、彼得雅各約翰、保羅和巴拿巴。這些故事通通擺在一起，讓我們體認到，六項特質在耶穌生平表露無遺：耶穌是「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」（約十四6），並「捨命作多人的贖價」（太二十28）。



保羅將這六個詞分別用軍事條例串連起來，更提高了讀者的危機意識。完全合乎聖經。約翰的啟示錄寫到我們置身其間——神也參與其間——的世界末日，詳盡呈現了上帝對罪惡與惡者的處置：蛇與女人彼此為仇（創三15），以及天上爆發的大戰（啟十二7）。保羅以兵器軍裝逐一標示出操練復活的六個層面，幫助我們了解，在基督裡的生命特質，不是被動的，而是在六個層面各自形成一個領域，有分於基督救贖的大工。這六項不是要湊合擬定戰略、全力執行的工作內容。我們是兵器；關鍵不在我們的所為，而是我們的所是。

伊祿強調，我們必須在世上活出復活的生命；不過也同時強調，基督徒「不可以隨波逐流，和眾人沒有兩樣。基督徒在世上的角色，沒有任何人能夠取代。」基督徒的功能可以從三方面來定義（摘錄改述自伊祿的內容）：



關鍵不在我們的所為，而在於我們的所是。

1. 你們是世上的鹽（太五13）。
2. 你們是世上的光（太五14）。
3. 我差你們去，如同羊進入狼群（太十16）。

世上的鹽指的正是利未記二章13節所說的：鹽，是神和以色列民立約的記號。因此，耶穌的意思是，基督徒是耶穌基督所成就之新約的外顯記號。所以，基督徒應該真實活出這個記號，讓世人看到神與我們所立的新約，這是非常重要的。否則，世人如何得知自己將要何往、如何知道這個世界的結局



呢？

世上的光驅走黑暗，帶人出死入生，賦予歷史意義與方向；這一點將會透過教會的設立而達成。基督徒是福音的使者，見證救恩，並且再一次地活出來。

如同羊進入狼群。耶穌基督是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。不過所有的基督徒也將受到和主一樣的待遇。基督徒是羊，不是因為其行為或犧牲奉獻具有潔淨世界的功效。「在世界上，人人都想做『狼』，沒有人被叫來扮演『羊』的角色。然而，如果沒有這個犧牲奉獻的活見證，世人是活不下去的。因此，基督徒要格外小心，千萬別成為操控主導他人的『狼』。」⁵

承接了伊祿的呼喚，唐慕華（Marva Dawn）便透過一連串爆發力十足的演講、證道與著作，持續針對現代的北美文化（包括教會文化），發出先知性的見解，

基督徒要小心，千萬別成為操控他人的狼。

並且鞭辟入裡。唐慕華可說是我們這個時代識破並揭露「魔鬼的詭計」的代表人物，透過「神的覆蔽與軟弱的神學」（the tabernacling of God and a theology of weakness）提出寶貴而敏銳的剖析，闡述伊祿對於耶穌口中「羊」的詮釋，實在彌足珍貴⁶。



以弗所書六章 10~20 節軍裝的六個隱喻——腰帶、護心鏡、鞋子、盾牌、頭盔、寶劍——提高了讀者的危機意識，更

顯出光明與黑暗的戰爭，也就是上帝與那惡者末日之戰的緊迫。這是大戰，天國的戰役。萬軍之耶和華的軍隊與每個「基督精兵」都蒙召投入戰爭。這些隱喻的目的是確保我們不敢稍有懈怠、忘記這是一場戰爭，需要全力以赴。

但是同時保羅也要我們明白，不要把神的全副軍裝當作身外之物，隨心所欲的或穿或脫、或做或不做。柴斯特頓（G. K. Chesterton）論及基督徒面對周遭所有不法之事，有個例證頗為中肯：基督徒不是像甲殼動物，就是像脊椎動物。甲殼動物的骨骼在體外；脊椎動物的骨骼在體內。甲殼動物外殼結實，裡面是軟的；脊椎動物外表柔軟脆弱，裡面卻是結實的。你我應該不難區分何者是較為高等的生物：甲殼動物基督徒？或是脊椎動物基督徒？穿戴上帝所賜的全副軍裝，將三一神的生命內化，具體成為個人的思想行為，包括真理、公義、平安、信德、救恩、神的道——基督在我們裡面，充滿榮耀的盼望。

賦予軍裝全新定義的，是基於我們的「所是」，而不是我們的「所為」。我們是什麼呢？首先，仿如神的羔羊和「祂草場的羊」（就是我們），不盛氣凌人、也不殺氣騰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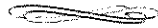
操練復活，全副軍裝的隱喻絲毫不帶火藥味；操練復活雖是徹頭徹尾地主張和平，卻也絕非消極被動的生活方式。暴力言行不足取。何況，「神的旨意」（徒二十 27）也絕不容許暴力。但是我們當中大多數的人卻始終涉足其中，不肯脫身。社會文化把戰爭浪漫化，包裝為「向邪惡宣戰」，使人們不容易聽到上帝對此清楚的教導。拖泥帶水，顯然不足以抵擋「邪惡的勢力」（現中修訂版）。

「神所賜的全副軍裝」不是要我們上場殺敵或以武力克

基督徒不是像甲殼動物，就是像脊椎動物。



敵。神所賜的這堆兵器即使沒有讓我們成為典型的反戰主義者，至少也設下極高的門檻，不容我們使用戰鬥語言。穿戴神所賜的軍裝，融會貫通之後，就不會因為無謂的畏縮害怕而一口咬定對方是魔鬼，疑神疑鬼、陷入偏執。這六件「武器」外表完全不像武器。操練復活，徹頭徹尾是一種非暴力的生活方式，既不防禦、也不攻擊。耶穌沒有以「魔鬼的詭計」去戰勝魔鬼；因此我們也不能這樣做。若要與可怕的執政掌權者攜手戰勝邪惡，絕對行不通的。



穿戴神所賜的全副軍裝以抵擋「魔鬼的詭計」，要跨越的最大障礙是——即便已經穿上了，還要持續穿著——我們往往露出陷入膠著的跡象，遑論大獲全勝。一日完畢，獨自省思：真理、公義、平安、信德、救恩、神的道這六樣兵器，似乎沒有發揮了點兒的作用。經年累月持續這樣下去，我們遲早會失去耐心，想自己設法去找一兩件看來奏效的兵器。比方說，宣傳活動往往比真理或神的道更立即見效。用錢財辦事，遠比用公義和救恩更有效率。科技在傳播與組織上，遠比溫柔的愛心更有功效。暴力的成效，立竿見影；而和平、讚許、信德看來只不過是一相情願的夢囈。

此刻，我們需要重新回到神透過聖經和耶穌的啓示，默想神的話語，耐心慢慢聆聽：從創世以來，正在發生以及持續一直發生的事情。

換個方式，聆聽有智慧的弟兄姊妹的見證，也格外有幫助。這群人勇往直前，埋首於棘手複雜的生活與艱鉅的任務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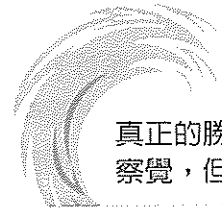
讓人在「這黑暗世代」（弗六12，現中修訂版）看見神國度的降臨。

馬丁·布伯便見證了這樣的智慧。歷經二十世紀歐洲席捲一切的世俗化，與納粹對猶太人恐怖殘暴的大屠殺，他持續忠心見證，清楚講明希伯來列祖的盼望，使之得以在二十世紀發聲，並流傳後世：「真正的勝利，過程緩慢、難以察覺，但影響深遠。我們相信神是歷史的主，在聚光燈下，這個信念有時看來荒謬；但是見證往往悄悄的隱藏在歷史當中，印證了我們的信仰。」⁷

包德甫（Herbert Butterfield）是劍橋大學現代史的教授，他詳細考察，寫下基督徒信仰如何在歷史中彰顯神的作為。據他研究，教會在與魔鬼的這場硬仗裡，從未征服這殘暴、

腐敗、墮落的對手，包德甫直言不諱的提出：「讓我們從後面偷襲魔鬼，出其不意的灌牠迷湯，以溫柔德行讓牠中毒。至少世人走投無路之際，愛的真理成為基督徒行為的至高準則。」⁸

在美國本土，桃樂斯·戴（Dorothy Day）一生慷慨地幫助窮人，提供食宿。歷經美國經濟大蕭條的蹂躪，目睹人民的窮困，她決定為紐約市中心的貧民謀福利，以此為志業。桃樂斯·戴文如其人，透過文字的傳播，接待窮人的「愛心之家」（Hospitality Houses）如雨後春筍般在全美各地成立。她創辦《天主教工人報》（*The Catholic Worker*），報導走訪貧民窟街頭的第一手資料。在那蕭條慘澹的歲月裡，她以非暴力的方式、心懷憐恤，聰慧而勇敢地見證基督。她一生默默無名地在窮人當中服事他們，即使遭到政府打壓、輿論抨擊，仍然不屈不撓的在「最微不足道的弟兄」（參太二十五40）當中，操練復活



真正的勝利，緩慢且難以察覺，但影響深遠。